

# 1934,广昌记忆

■宋海峰

大敌当前,中共临时中央继续推行军事冒险主义,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企图以阵地战、正规战在苏区外制敌。直接掌握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指挥权的李德,命令以红1军团、红14师为主组成的中央军,在抚河、赣江之间作战;命令以红3军团、红19师为主组成的东方军,继续在闽西北地区作战。

在国民党军力量占优势的情况下,这种作战计划只会分散兵力,使自己陷于被动局面。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军事平均主义者到一九三三年,有所谓‘两个拳头打人’的说法,把红军主力分割为二,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求胜。那时的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而且没有当时可能取得的最大胜利。”

就在红军苦战之际,参加“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第19路军公开宣布抗日反蒋,在东方前线向蒋介石集团反戈一击。蒋介石一时慌了手脚,急忙在“围剿”中央苏区的前线抽调11个师,前往镇压。

毛泽东审时度势,向中共临时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然而,博古、李德没有这种政治和军事战略眼光,拒绝采纳毛泽东等人的建议,致使红军错过了打破敌人“围剿”的一个良机。

## 二

国民党军为了夺取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纠集北路军11个师的兵力,沿盱江两岸推进。

面对严峻的形势,李德等人把战略方针从军事冒险主义转为军事保守主义,提出“死守广昌、寸土必争”,下令调集红军主力在广昌及其以北地区,在战术上采取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所谓“正规战争”,保卫广昌。

行走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江西广

昌段)的甘竹大罗山、长生桥、饶家堡等广昌保卫战遗址,我脑海中出现一个疑问:在前期作战频频失利的严峻形势下,博古、李德为何还要调集红军在广昌与敌决战?

我从一份份斑驳的历史资料中找到了答案:他们认为广昌是“卡住了通向苏区心脏地区的道路”的战略要地,如果“将广昌不战而弃,政治上无法承担责任”,因而决定要在广昌与敌决战。在这种“左”倾思想的指导下,失败也就成为战役的注定结局。

盱江两岸,弹如飞蝗,杀声震天。1934年4月10日6时,敌人开始向广昌实施第一期进攻。在盱江两岸10余公里的战线上,红军与数倍于我的国民党军展开了一场空前惨烈的生死战斗。

1994年,广昌保卫战的亲历者张震将军回到阔别多年的广昌时感叹:“广昌保卫战是历次反‘围剿’以来最为激烈、最为残酷、最为困难、最为被动的一仗。”

尽管战斗一次次失利,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红军战士仍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和敌机的狂轰滥炸,顽强抗击……烈士的鲜血染红了盱江两岸的山山水水。

在广昌老城城北一个叫清水塘的地方,当年,红3军团第4师的一个营,坚守在这里一个所谓的“永久性”堡垒中。从当日早上到午后,红军打退了敌人的10多次攻击,最后因工事被敌机炸毁,全营300多名指战员壮烈牺牲。

正如毛泽东所说,“乞丐要和龙王比宝”,比的结果,毫无悬念,自然是“乞丐”输了。18天的广昌保卫战,异常惨烈。战斗中,红军虽然作战英勇,歼敌2626人,但以自身牺牲5093人的惨痛代价,失守中央苏区“北大门”。

## 三

攻占广昌后,国民党军继续以重兵向中央苏区腹地进攻,中央苏区形势发

## 登上甘巴拉

■马雪宁

数字也就有了故事。营房出门右转就是第一级台阶,台阶依山势向上铺设,中途经过可供官兵阅读学习的“5374书吧”,直抵山顶……那些台阶连接着官兵战训生活,仿佛诗行,书写着日复一日的坚守;又好像琴键,奏响胜利的序曲。其实,那些台阶是有名字的,官兵称它“战备路”。

在甘巴拉,空气含氧量不足海平面的一半,正常行走相当于内地负重40公斤。我踏上眼前的战备路,果不其然,感到很吃力。我也不由得想起从前看到的官兵在战备路上奔赴战位的画面。

一名战士告诉我,在甘巴拉,1分钟内跑上山顶是“必修课”,要从呼吸练起,只有大口喘气、急促呼吸,才能迅速进入状态。不仅如此,官兵顶着烈日要上,迎着狂风要上,踏着积雪要上……在我们交谈时,刚好有4名官兵与我擦肩而过。他们奔跑着,掀起一阵风。向上奔跑时,他们并不怎么低头看脚下。日复一日地跑在战备路上,哪一段陡峭,哪一段平缓,甚至每一段台阶的疏密、宽窄,他们都了然于胸,形成了“肌肉记忆”。

我调整呼吸节奏,拾级而上。对于“相当于内地负重40公斤”,我亲身感受到,那并不像是顶着一件重物,而更接近于在身上绑了很多个沙袋。在甘巴拉,这些“配重”是无法卸下的,只能慢慢适应。登上甘巴拉,走路、吃饭、睡觉甚至呼吸这样平常的小事,都要重新学着适应。

沿着战备路攀登,每走几步,看到的风景各不相同。起点处的山坡上,远远就能看到一幅中国版图和嵌入其中的“祖国在我心中”6个鲜红大字。那是官兵就地取材,用空罐头瓶和石块拼成的。以往条件有限,新鲜食材难储存,官兵便以罐头为食。别出心裁的拼图和鲜艳的大字,在高原明净的天空下诉说着官兵对祖国的热爱与忠诚。经过那幅拼图时,我听到风吹着沙砾敲打在那些罐头瓶上,发出铮铮声响。

继续攀登,台阶两侧开着一朵朵野花,点染出几分高原夏意。野花金灿灿的,像是一颗颗星星。最初山坡上盖着

厚实的冻土,难以挖动,更不要说种草植树,只好任凭它光秃秃的。后来官兵从山下挖土运上来,于是,原本生长在土块中的野花,也就绽放在了阵地上。看着野花的茎一次次被大风抽直,叶片像鸟儿的小翅膀一样扑打着,我直观、具体地感受到“扎根”二字的含义。那些野花迎着阳光,在这氧气稀薄的高地,默默陪伴着官兵。

或许是因为野花的存在,我看到一只蝴蝶不畏艰险飞过来,翩跹起舞,又向着远方飞去。遥望天地相交处,一行淡青色的山横卧在视野的尽头,山巅覆盖的皑皑白雪闪烁着银光。俯瞰大地,一片湖泊如宝石般澄净,群山的影子尽收湖底。游走其间的白云,为这壮阔的画面增添了几分灵动。行云如同洁白的鸟群,从一座山飞向另一座山。云是一道风景,回应着人们对天空的仰望。在甘巴拉,云很近,近到我从云中穿过而浑然不知。离云近的地方,氧气也更稀薄,也就越见精神,只是离都市的繁华与家中灯火可亲的温暖远了。

当年,老兵们对新兵王胜全说,在阵地不仅能锻炼本领、考验意志,更能升华思想境界。站在海拔5374米的山顶,天很大,地很大,心也很大,“山高兵为峰”的豪情诗意,涌动在我的心头。

去采访之前,我也曾听过一些甘巴拉的故事。那些故事里有新兵的成长、老兵的担当,有军人或去或留的抉择、军嫂聚少离多的生活,老故事里的新兵,到了新故事里就成了老班长……在甘巴拉,我认识了那些故事中的主人公们,甘巴拉由此不再只是一个名词,“甘巴拉精神”也显现得更加具体了。在我沿着战备路行走的见闻中,那些发生在营房、书吧、山坡上、山顶的故事互相关联,形成了一个广阔的图景。

官兵总说,扎根海拔5374米的山巅,只是“甘巴拉精神”的起点;传承发扬“甘巴拉精神”,必须向更高处进发。当置身于官兵日夜坚守的阵地时,我读懂了这句话。也正是这次甘巴拉之行,让我更加熟悉了边关的万里长风,每抵达一座高山,就有一面战旗高高扬起。

## 军营纪事

绿色营盘,铁血荣光

夜色静谧,微风拂过草丛,发出簌簌声响。排长潘芑丞正带领侦察小队潜伏其中。

“这次侦察任务是找到‘蓝军’的指挥中枢。”出发前,连长用简短的话语下达命令。连长知道提供的情报越完善,胜算就越大。情报从何处来?要靠侦察兵深入“敌后”搜集。连长叮嘱潘芑丞:“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拿到上级下发的“蓝军”阵地概略地形图,潘芑丞看到任务区是一片山林。在这看似静谧的林中,或许藏匿了暗堡堑壕;几处隐蔽的山坳,可能部署着“敌方”的重要目标。

按照上级计划,大规模进攻将在黎明发起。届时,“红军”将在破晓时分突破“蓝军”防线,拿下阵地。潘芑丞的任务是,在大部队发起进攻前,把有价值的目标位置传回指挥部,引导上级火力摧毁。

此时,月光皎洁,夜视条件良好,为他们执行任务提供了方便,但也增加了暴露的风险。

任务途中,“蓝军”哨兵在侦察小队的必经路上设下关卡,正警惕地扫视前方,不放过任何风吹草动。不远处,潜伏的潘芑丞和队员们,紧盯着哨卡,等待突破的时机。突然间,潘芑丞发现负责哨卡警戒的指挥员竟然是自己军校时的同学钟旭涛。

在校期间,他们一起生活训练,情同手足;许多个夜晚,他们挑灯研究战例,憧憬着成为指挥员;毕业综合演练,他们一起冲过终点。没想到,昔日的兄弟,演训场上狭路相逢。他会不会念及友情放我顺利通过?他会不会告诉我“蓝军”指挥所位置?现在距黎明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我要不要……

潘芑丞迅速收回思绪。他坚定地告诉自己,演练就是实战,“蓝军”就是强敌,寄希望于昔日兄弟网开一面,是军人的使命开玩笑。

“一组警戒,二组跟我来,交替掩护,快速通过哨卡。行动!”配合着指挥员潘芑丞发出指令。战士们迅即按照指令行动。

“蓝军”一名哨兵发现了侦察小队,双方展开激战。交火中,钟旭涛也认出了昔日同学潘芑丞。由于指挥得当,占据有利地形,潘芑丞带领的侦察小队,歼灭了钟旭涛带领的“蓝军”哨兵,但潘芑丞也“牺牲”了几名队员。

钟旭涛说:“交火不可避免,你指挥得不错。”说着,他脱下头盔,头发上挂满汗珠。“你的回击也很勇猛,没有一点手下留情。”潘芑丞说。

潘芑丞的侦察小队已在激战中暴露了位置,他们预计“蓝军”部队很快就会循枪声赶来。潘芑丞清点人员和装备,整理队伍快速离去。他们又消失在丛林的黑暗中。

潘芑丞带领队员继续前进,向深山搜索目标。此时,“蓝军”部队也在搜索他们的行踪。为防止行踪暴露,潘芑丞关闭了电台。他判断“蓝军”加强了对区域内交通要道的把控,此刻只能舍弃大道,在密林深处越野行进。在军校时,他学习过志愿军急行军140华里,先敌抢占三所里有利地形,圆满完成阻击任务的战例。眼下同样是山路,距目标地域不算远,他相信,下定决心往前



山云出岫(中国画) 陈海安作



## 向阳花

■马秋红

铅云四散,挪开那千钧的重量  
阳光倾泻而来,飘荡  
在河水,在林间  
在边陲金色的风里  
冬雪覆盖过的土地上  
竟不能铺卷出碧绿的草毯  
葳蕤的青春,迎着凛风  
在棕黄色的高原  
折射出生命的光芒

大海把晚风推向远方  
在辽远的西北卷起沙堆  
星星与月亮遥遥相对  
巡逻路上  
采撷一抹银光

南飞的群鸟  
扇动的羽毛飘落在,列队的雪峰  
驼铃声,拨动了  
远方母亲的心弦  
拾起金色高原的岩石,灼热  
雪花依旧迎着太阳  
山脚下的戈壁  
盛开了朝着太阳的花儿  
尽情绽放,为绚丽的青春  
为戍边守防的热忱

七月的烈日煮沸沙漠  
滚动出层层热浪  
贫瘠的沙砾,瘦弱的草  
低着头,弯着腰  
向阳花  
摆动着轻盈的舞姿,灵动  
沐浴太阳的烈焰

即使狂风暴雨又如何  
纵然四季纷扰,交替  
若心有方向,就不会迷茫  
寻找一寸属于自己的天地  
盛开吧  
向着太阳绽放吧  
为了蓬勃的青春

## 迎接黎明

■夏泽华

冲,一定能够完成任务。

丛林野路上,虽然没有“敌人”设置的关卡,但多了天然的屏障。行进途中,他们遇到了一处峭壁。潘芑丞熟练地布设攀岩绳,率先攀登上去。他未曾想到,当初自己觉得难以学会的攀岩技术,在这里用到了。最初接触攀岩技术训练时,由于恐高,潘芑丞每次爬升四五米就无法继续。有好几次,他悬在半空向下望去,一阵眩晕混合着恐惧直冲脑门。“这次坎能过去吗?”他下定决心克服内心的恐惧。于是,训练之余,他时常来到高处,努力睁开眼睛向下看。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当他再一次爬到高处向下望去时,心中已不再恐惧。

晨曦微露,天边渐渐泛起霞光。潘芑丞参照着周边的地形地貌,发觉距离目标渐近,但时间也所剩无几。他们继续向前推进,“蓝军”中枢渐近,防守也更加严密。为了分散“敌人”的火力,潘芑丞与仅存的两名队员约定时间开枪,让他们把“蓝军”吸引开去,自己则孤身一人向目标穿插。

潘芑丞与两名队员握手告别,他们知道彼此“生还”的机会渺茫。为了胜利,他们沿着不同的方向奔去。

黎明将至,天地笼罩在柔和的微光中。潘芑丞终于接近了目标,对照地图与现场地形地貌,前方正是他要搜寻的目标——“蓝军”指挥所。

与队员约定的时间到了,枪声响起,“蓝军”不出所料被吸引了过去。此时,潘芑丞打开电台,迅速与上级通联,将位置信息和对方的火力配置上报指挥部。

“孤狼呼叫夜鹰,一类引导,坐标轰炸,4枚航弹摧毁‘敌’指挥所……”位置上报完毕,潘芑丞知道,自己已被对方锁定。此时,他甚至能听到对方的脚步声。但他也明白,俘虏他对于“蓝军”挽回不利局面而言,已经于事无补。

“‘蓝军’指挥所已被摧毁,退出情况。”电台传来导演组的指令。行动成功了。潘芑丞深吸了一口气,平静下来,他听到早起的鸟儿在林间鸣唱。东方露出了鱼肚白,冲锋号声响彻天际,发起总攻的“红军”,在喊杀声中迎来黎明……

## 红色足迹

触摸历史,追溯精神血脉

一踏上广昌这片红色土地,我的心灵就受到强烈震撼。一个个战斗遗址、一座座革命烈士纪念碑,让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不断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主战场,保卫“北大门”、激战高虎脑、血洒万年亭……这里承载着90年前红军浴血广昌的战斗经历。凝聚在这片红土地上的铁血忠魂,激荡起我内心深深的敬意。

冯家祠位于广昌县头陂镇下关村,是一座清代建筑。

1934年4月28日晚,红3军团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被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李德叫到冯家祠谈话。

“崽卖爷田心不痛”,这座古老的建筑记录着彭大将军的痛心和愤怒。他当面批评李德的瞎指挥,“你们的作战指挥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在敌碉堡密布下,进行短促突击,十次就有十次失败,几乎没有一次是得到成功的”“这次广昌战斗你们看到了,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

彭德怀激动的声音,表达出红军广大指战员对广昌保卫战的失利和部队重大伤亡强烈不满的心声。

在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失败后,1933年5月,蒋介石撤销了赣粤闽边区“剿共”总司令部,设“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并在美、英、日等帝国主义支持下,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的各项准备。这一次,蒋介石直接用于进攻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兵力有50万之众,并采取了持久战和“堡垒主义”新战略。

##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在大学生士兵白涛的记忆中,有一个难忘的场景,清澈的天空下,一个高大的身影握着扫把,仔仔细细地打扫着通向山巅的台阶。伴随着“沙沙”声响,台阶上的沙尘扬起,在晨曦中泛着金光。

那天是白涛抵达甘巴拉的第4天,当时他刚从强烈的高原反应中缓过来,开始熟悉向往已久的连队。不久后的一次参观活动中,白涛在荣誉墙上的照片中认出了那个身影,看到了那个人的名字:王胜全。照片上的王胜全老班长,胸前的一枚枚军功章熠熠闪光。同样明亮的,是老班长那双格外有神的眼眸。那是一双习惯了在高处瞭望远方的眼睛,一双习惯了在手电筒的微光中拆换雷达部件的眼睛。那双眼睛里装着连队的大事小事,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也装着那些上山的台阶。

“甘巴拉英雄雷达站”授称30周年先进事迹报告会上,白涛分享这段经历时,台下掌声雷动。我想,令当时的白涛和听众们深受感动的,正是以王胜全为代表的“甘巴拉人”的那份质朴和“以站为家”的热忱与纯粹。

王胜全在甘巴拉战斗了28年,如今已光荣退伍。他是迄今为止在甘巴拉英雄雷达站服役时间最长的战士。白涛也已经当兵9年,见证了雷达站的数次转型,立志像王胜全老班长那样当个好兵。

“甘愿吃苦、默默奉献、恪尽职守、顽强拼搏”的“甘巴拉精神”,是一茬茬“甘巴拉人”用奋斗书写的。无论身处何地,想起那座山,那块阵地、那些面孔,总能让人从中获得力量。

那场报告会后的采访活动中,我终于有机会前往心中向往已久的阵地。一下车,我就迫不及待地想用自己的双脚走一遍直上云霄的台阶。

台阶共有84级,数字并没有特别的含义,就像“5374”起初也只是那座山的海拔。时间长了,甘巴拉有了故事,那些